



美國陸軍特訓班給予吾人學習西語的教訓

鄧嗣禹

一 緣起

在上次大戰的時候，美國在十多個大學中附設陸軍特訓班，英文

叫作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，簡稱爲 A S T P。訓

練美國軍隊，學習各國的語言，兼習各種文字區域的歷史地理與社會情形。使受過訓練的學生，能派往所學的語言區域去工作，能明瞭當地的語言與習俗，能與當地人士往來而不致發生隔閡。在各種語言中，中國語言在美國人看來，是最難學習的一種，然而美國軍人在一年之內，居然能說相當流利的中國話，且口音比一般南腔北調的中國人好，甚至他們能寫中文信，看中文報，能演說，能聽中文講演，能在中國作連絡

情報，調查，翻譯等工作，超過我們花七八年工夫學得的英文程度。因爲我們的大學生，多半念過七八年英文，而現在好些人竟無閱讀普通課本的能力。中美兩國學習外國語文的速度，真是相差太遠了。他們特訓班的辦法，他山之玉，是值得介紹的。

作者曾以兼差的資格，主持美國芝加哥大學附設的陸軍特訓班。

對於功課的排定，訓練的方法，課本的編纂，雖有軍部大致上的規定，而主持人頗有伸縮的餘地。芝大特訓班，創始於一九四二年八月，結束於一九四四年三月，作者始終參與其事，對於全盤計畫，知之頗詳。大戰以後，哈佛與西部華盛頓等大學，尙在將 A S T P 的經驗與方法，施之於平時大學語言文史的訓練。故不揣淺陋，以記憶所及，將特訓班的辦法，稍作詳細的敘述，以供國內人士西語教學法之參考。儻能使國內學者用一二年工夫學會英文或其他外國文字，省下幾年精力去求其他有用的知識，那就是本文最大的貢獻了。

二 語言訓練

美國陸軍特訓班，分成兩部分：一爲語言學習 (Language Studies)，一爲地域研究 (Area Studies)。語言學習，每週上課十七小時。頭一點鐘集合四五十個學生在一班，由主任教員講授中國語言的重要，拼音

法與四聲等，即教「我你他，我好，你好」等簡單句子。這是芝加哥大學的辦法。別的學校，有花幾點鐘或幾個禮拜工夫，慢慢地教訓威德羅馬字拼音法（Wade Romanization System），或他們自己的新拼音法，如趙元任先生的拼音方法，用之於哈佛陸軍特訓班；金守拙（George Kennedy）的拼音法，用之於耶魯大學及康乃爾等校，芝加哥及西部各大學，為普遍實用的原故，仍用威德的老方法。

第一班大堂上過後，即分小組訓練，大概七八個或至多十二個人為一組，每組在可能的範圍內，請一位北平生長的先生，將大班解釋過的課文，再加以訓練。「你好，我好」要學生跟着先生念好些次，好像小孩跟母親學說爸爸媽媽一樣的法子。念了幾次以後，小組教員又教每一個學生念一二次，口音不對，平上去入不對，又再三改正，改到學生不耐煩時為止。

普通上午大概上兩點鐘課，另外有一小時歷史或地理課程，使學生換換腦筋。下午又在小組再訓練一小時，使當天的課文練習純熟，口音也純正。學了一天中文，學生就可以說幾句簡單的話了。然而初學語言的人，是容易忘記的，在班上會說那幾句話，過了幾小時，他們上體操及別的課，又忘記了。為補救這種毛病，我們將課文作成留聲機片子，擺在學生宿舍裏，學生可以隨時去聽，一次不夠，又再聽一次，反正那種專門訓練語言的留聲機，是隨時可以將針退回去，使某一個字或某一句子，重念幾次，而不致傷害片子的。

現在教語言的新方法，多主張祇先學說話而不學認字。以國際拼音或其他拼音方法，學會說某一國文字的普通話，將口唇的部位，訓練成一部機械，凡是用肌肉或機械學會的東西，是不易忘記的。如十年前會騎腳踏車，雖然隔了十年不騎，稍加練習，仍然可以騎。因此之故，哈佛及耶魯等大學，頭兩三個月，只用羅馬拼音法教學生說中國話，注重嘴唇發聲的部位，而不教他們認中國字。芝大頭一班第一週祇教拼音，第二週開始介紹中國字。學生看到奇奇怪怪的標誌，譁然反對，以為中國文字難學。第二班開始就教他們認識及書寫中國字，學生並不反對。頭一天晚上自修的時候，他們就要學會寫我你他等字了。

第二天上大堂，主任先生介紹第二課，解釋文法，如「你好嗎？」為什麼不說「你是好嗎？」以及介紹「我們，你們」等短句。解釋「們」字的用法，又在黑板上表演每一個字的寫法。第二第三堂，仍是分組訓練。每日的功課，在語言學習方面，大致如是安排。大抵每三四課有一次溫習，每週有一小考，每月一大考，週內又有不預先告知的小測驗。考試的時候，口試與筆試兼重。在班上常有默寫，考試時也有默寫。看試卷極小心，試卷看完，發還學生。普通的錯誤，在大班上又詳加解釋，使不要再犯同樣的毛病，分數極嚴厲，不及格者往往開除，不使降班，因為再念一次，有各種心理反應，難收良好的效果。

在這樣的訓練方法之下，過了一個月，學生就可以說幾分鐘的中文，而且很夠北平味，也可以認識兩三百個字，而且能得心應手，知道那

一個字怎麼用。半年以後，他們都可以跟中國人談話，雖不算很流利。然而比我們念五六年英文的學生，見着外國人面紅耳赤的樣子，就要好多了。到第三學期，他們開始學看中國報，念點短篇小說，會話的材料，也漸漸的變成深奧複雜了。中國的文法，他們差不多都會了。他們能夠唱幾個中國歌，能講幾個中國故事，也能背誦一兩首中國詩。日常應用的話，差不多都會說了。此時我們用南腔北調的先生教他們，因為他們的口音已有好的基礎，不致於弄壞，同時可以練習懂中國普通官話，不光是懂北平人所說的話。

到了第四學期，即是受了九個月訓練以後，他們算是高年級的學生了。除每天早上念些複雜課文以外，他們每星期念兩點鐘短篇戲劇，有一點鐘練習用中文演說，有兩點鐘聽中國名人講演，聽完以後，還要用中文作一個撮要，與用中文討論。在這一期，他們學寫中文信，學翻譯中文報章。前三期每天所練習的翻譯，由英翻譯，或漢翻英，多半是單句子，現在將單句連起來，就可以成爲一篇文章或一封信了。

一年中文訓練的成績，使金岳霖先生大爲詫異。楊振聲先生看見我的學生給我寫的中文信，使印度的檢查者看不出他的雙關語句的牢騷，致楊先生說他們的中文有中國初中畢業生的程度。學一年中文，他們能會話，能講演，能口譯，能筆譯，能看淺近的書報，能寫簡單的喜信，總算是不錯了。回想我們學英文甚至學中文進步的遲慢，真是有天淵之別。

三 地域研究

至於地域研究 (Area Studies)，在芝加哥大學的特訓班，每期有十點鐘。第一期學地理，爲芝加哥地理學系各教授所擔任，先講遠東地理，然後相當詳細的講中國地理。第二期講中國歷史，由北京人講起，講到最近的時事爲止。凡是中國文化美術政治哲理，皆須撮要講述。胡適之先生，也曾被禮聘爲他們講授中國思想史。第三期講中國政治社會組織，注重近百年情形，並增加討論鐘點。每學期的講演，常用電燈圖畫解釋，或領他們參觀博物館，或請名人專家講一次，以免單調。講演之外，學生尚須看課外參考書，每週約一百葉，每月有小考，每期有大考。第四期地域學習，則融合前三期所學者爲一，有請人類學家講中國文化作綜合研究者，有用中文講演者，有專講中國風俗者，有談時事者，有講中國舊劇或書畫者，故一年以後，受訓的學生，儼然成爲「中國通」。我們學理科的學生在美國，他們還不願與之談中國的文史，因爲他們比理科學生知道的更多更確實。此外，一年當中，他們每週有二小時，學習歐洲的史地與政治情形，使他們不光是知道中國，而忽略了世界大勢。總觀地域研究的布置，也是很合理，很收效果的。

四 經驗與教訓

我辦陸軍特訓班的時候，是我有生以來最忙碌的時期，因爲除此

事外，我還管芝大中文系的文史課程與遠東圖書館的行政。可是同時也是最有意義最值得回憶的時期。那二三年中，使我得到不少的經驗與教授。受訓的學生，年齡多半是十八到二十八歲，資格是從高中畢業到大學研究院。他們天真爛漫，他們也惡勞好逸；他們也愛批評學校甚至軍事設備；他們尤其愛說這個教員不好，那個教員不公平，分數扣得不對，算錯了等等，一點小事，找負責人，使負責人成了小學校的校長，成天想法解決小麻煩的問題。有人說，凡是一個人穿上軍服，總有三分異

樣，這話是確實的。教美國大學生，因為他們很客氣，很難得到他們對教員好壞的反響；教美國軍人，教員的好壞，他馬上可以告訴你。我最愛他們的癡直，愛他們的誠實，他們的守紀律。雖然一不及格，可以降到海外去打仗，然在考試的時候，班上很少人作弊。他們玩的時候玩個痛快，念書的時候，也拼命的用功。他們一般說來都很聰明，很有理性，守紀律。明知考試煩厭，很少人敢說反對考試；明知課外參考書太多使他們忙不過來，也很少人反對看教員所指定參考書。軍人中凡是到了上尉的階級，就文質彬彬很有禮貌了。

至於在行政工作方面，我學會了不少美國人的習氣，精神與效力。芝大文學院院長兼總管各種語言軍訓的麥肯先生 (Richard P. McKoon)，一人管那麼多事情，總是從容不迫；其祕書兩手接電話，禮拜六下午與禮拜天尚須去作事，然仍抽出時期到醫院去作義務看護，以便正式看護去海外救護傷兵，而她的薪水不過百二十元一月而已。我是

一個中國人，管行政，編講義，教書，管學生等等，睡眠不夠，忙不過來，自不免發生錯誤，忘記作報告或傳達命令等等，而上司從無半語責備，使我從經驗與錯誤中學學習，使我得着美國行政工作的實際經驗，這是很可寶貴的。軍訓班結束的時候，所有剩餘的物資，一概檢點，退還公家，私毫

五 可供我們借鏡的地方

抗戰以後，中國大學生的程度，遠比戰前為低，而尤以英文程度最低，學生英文口音，多半使人聽不懂；可是中文也未學好。外國人對中國的研究，倒是不遺餘力；中國若欲在世界上圖存，要想知道彼，若想中國的事情不要外國人越俎代庖；中國的學問，不必讓外國人代為研究整理，那我們定要多學外國語言，並研究他們的歷史地理，政治社會。若

要將外國語言學好，而不要像從前一樣的學八九年英文而不能看書說話，學三四年日文，而不能認識日文字母，那我們一定要採取或注意下列各提案：

(一) 教授要極端嚴格，學生要在精不在多。

(二) 要請英美人教授英文口音，德法人教授德法文口音。每一個大學的英文系，至少要有二三位英美學者作教授。

(三) 英文課本要好好的編製，要常常修改，要將每一課文，請英美語言學家，作成留聲機片子，使學生隨時靜聽模倣。

(四)中國初中似不必有英文課程，因為難找好教員，與其將口

事業。

晉教壞，毋寧將此時期多學國文數學。高中二、三年級，每週可有五點鐘英文，大學一年級有十點鐘英文，可廣用A S T P的方法訓練。希望大學二年級的學生，可隨便看英文課本，用英文作工具去求有用的知識，不必再有英文課程了。

(五)中國對日對俄甚至對任何國家，都缺乏青年外交家與專門人才，似宜大量採用A S T P的方法，訓練年青的幹部，擔任各種

最後而且最重要的一點，是中國無論何事，若主管人不認真，不盡責任，不嚴厲，什麼事情會作不好。中國學生應當有言論出版種種自由，然若不用功，不聽教員的話，不守紀律，只想偷懶作弊，等着拿文憑，那任何語言學不好，任何有大本領的教員，也不能教好他們！美國陸軍特訓班所得到的良好的成績，多半是教員嚴厲與學生用功得來的。讓我們保持固有勤儉的美德吧！

德國北海要塞希立哥蘭島軍事工程澈底炸毀

德國在北海中希立哥蘭島(Heligoland)上之軍事設備，為希特勒龐大計劃之一，以此自豪，已於四月十八日下午九時(上海時間)澈底炸毀，此為比基尼島原子彈試驗以來最大之人造爆炸，亦為聯合國消滅德國戰爭機構最奇偉之行動。此小島長僅一哩，寬約半哩，為德皇威廉對準英國心臟之一把利劍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被用作重要根據地，可容納一人駕駛之潛水艇，並有十五吋口徑大礮一排，及雷達設備，以偵察空襲德國之聯合國飛機。此外尚有龐大之隧道網，內儲巨額軍火及秘密實驗工場，安藏地下。島上居民現在祇有英人十名，德人一百六十名。

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經英國大舉空襲之後，居民撤至大陸，其私產約四萬噸，亦於戰事結束後運赴大陸，其他可以移動之有用物件，已悉被漁民取去，島上現仍懸掛英旗。隧道密如蜂巢，入口處在峭壁之下，蜿蜒曲折而進，內中埋藏之軍火，據專家估計，殆不下六千五百噸，其中三千四百噸為炸藥，今將一並與以銷毀。引線長達數哩，與水底電纜相接，通至九哩外之浮標。

據專家意見，爆炸之力將深入地下一百哩，科學家希望可藉此探知歐洲地殼構造之若干秘密。倫敦、莫斯科、及羅馬等處地震測驗所曾接獲通知，請於爆炸時注意地球之震動。據英國某海軍軍官稱，爆炸目的並非欲完全毀滅該島，惟隧道陷入後，島之高度將減低，石壁亦將崩坍。主要之隧道被毀時，島之一端或將分裂。爆炸後大約將等候二日，俟煙氣消散，再行入港察看。